

读城

← (上接3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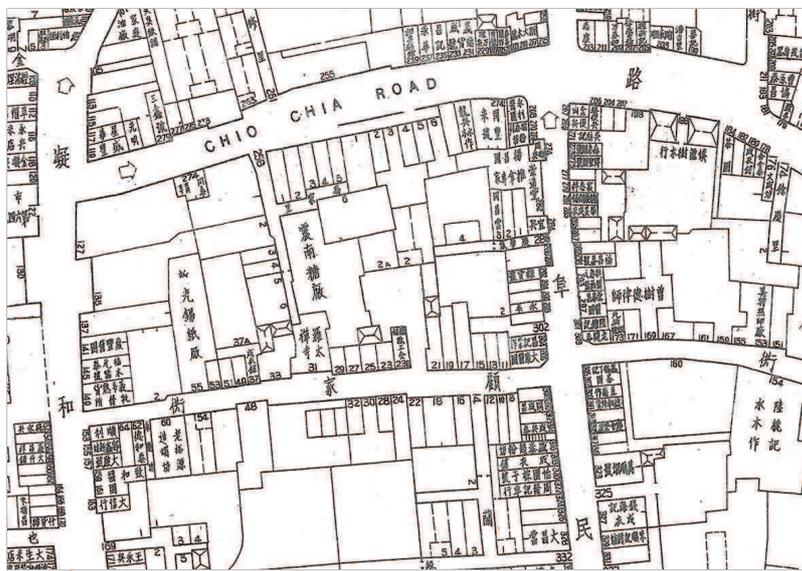
“百子弄”等街坊,至今犹存;对照古今地图来看,宅西区域已特别狭小,鉴于此地若即为徐氏大宅,确实没有太大的空间留给新教堂。

再看乔家浜河南岸“九间楼”一带,东自太脚坊/南门大街,西至中心河(今凝和路)兴隆桥东,清代地图显示“九间楼”西并没有大型里坊,面积比今存“敬一堂”一带大了不少;初来上海的潘国光似乎没有必要大老远跑到城北、托人寻找一片尚不如此的地皮建新堂。既然,据相关记载,徐宅西侧地方空间狭小,而地图中九间楼西面空间足够宽敞,这应该是“九间楼”非徐氏祖宅的最好例证,何况,九间楼西还有另一座小有名气的本土神祠:罗老太庙。

早在明隆庆、万历朝时,松江府城(今上海市松江区)建起了第一座“罗神庙”,此后上海县陆续建了几座罗神相关的殿宇;其中这座位于城南的“罗老太庙”,志书中出现不多;大学者俞樾参与修撰的《同治上海县志》,是唯少详细介绍这座寺院的旧志。此庙位于县城中心河与薛家浜交界处“兴隆桥”东面,今“九间楼”西南,从存世地图来看,应该庙门南向面顾家弄,修建的时间不易确定,从旧志记载中猜测建造时间应该晚于府城那座,但似乎与上海县城西的罗神庙出现时间相仿,都在明末时间创建。入清后此庙历经维修,可能在太平天国前后被毁,同治初年,徐光启的后人徐文瀛倡议在旧殿原址后空地重建罗老太庙,平屋三开间两进。今观此处,即便旧殿废却,依然能在其后继续营建“三开间两进”的新殿,此处空间之大,可见一斑。且此地直至晚清标识中无里坊交错,是为一理想的营建公共空间的场所,“罗老太庙”即为最好的例证。所以此处曾立堂,优势多有甚于梧桐街者,而非智慧如潘国光者所肯舍弃的地方。

还有一点不可忽视,明季西来传教士及早年受洗的中国信徒,对本土信仰尤持否定的态度,只需略翻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中的语句便可知晓。然而若“九间楼”边不仅有一座典型的本土民间信仰的神祠,且徐光启、郭居静把上海第一天主堂就建在此地不远,这显然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反观薛家浜北徐光启祠堂一带,地理描述显然更为合适。

文定公祠附近空间,还有一条记载可以作旁证。松江府、上海县旧址皆载,太脚坊建徐文定祠在崇祯年间,并赐额“王



↑《上海百业地图》中的“罗老太庙”



→今光启南路上石坊柱

佐儒宗”。依前文考证,此祠沿太脚坊街,民国时已不存,而“文革”前留下照片的那幢徐文定公祠,在旧祠之西,为光绪五年(1899)徐氏后人徐子嘉等新建,而旧祠改为徐氏列祖的宗祠(参民国上海县续志、松江府续志等旧志);徐家后人在旧祠之西正好容下一幢新祠,这与以旧祠为祖宅位置、在其西新建小教堂的推测,于建筑体量上来看正相当。徐氏祖宅不取“九间楼”而应以旧祠附近为宜,是为又一证据。

3、祠堂与祖宅的关系

江南地方名人祠的选址,有明显追寻前人在世前后踪迹而定的规律。几种最典型的选址中,祠在墓边的情况最为常见,如浦东陈行乡长寿里的秦公祠,祀上海城隍老爷秦裕伯,此地即葬父子三人之墓(沈秉成《重修墓祠记》);或者是名贤生前相关的场所立祠,如龙门书院毕业生在书院内立刘山长祠祀老校长刘熙载;陈化成阵亡吴淞口,此地建陈忠愍公祠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本人旧宅或庄园,改、增建祠堂的情况,这在本地士大夫中颇为多见,其中最典型的是豫园主人潘恩,身后祠堂一在其身前所复寺院、侯家浜西的广福寺中,另一处即在旧宅边穿心街潘家祠堂。鉴于广福寺实际就在其私家花园豫园边,此两处祠堂皆就其旧宅而设。另一位沪上名流陆深身后的祠堂陆文裕公祠,就在陆氏浦东陆家嘴后乐园别墅旧址上。潘恩宅邸之前的主人、四川左布政使沈恩的祠堂方伯沈公祠,虽然没法建在潘家的宅

子里,也建在此处不远的姚家弄,地方虽小,但也略尽后人对乡贤的敬意(可参张秉壶《方伯沈公祠记》)。

如此看来,明季所建徐文定公祠,当与徐氏祖宅,也有极其密切的关联,据前引徐宅与初建徐祠都在“太脚坊街”西边,太脚坊街道其实并不长,可以推知两者间相去非常近,甚至可视为一体,徐氏后人将徐宅作为供奉先人神主的祠堂,所以两处同时出现在县志之中。前论已知城北公子徐骥的桃园别业中,也供奉有徐光启别祠,此与陆深庄园中设祠同例,则徐氏祖宅设祠可能性亦大增。

今存清末民国徐文定公祠照片一帧,推测为光绪年间于旧祠西侧增建,原址虽不存,地方文物部门曾定位过约在光启南路250弄内位置。

今此处光启南路街边发现两根坊柱,引起学者注意,并纷纷推测石柱原来的作用。

上海本地学者曾推测此二柱当为原“太脚坊”的坊柱,可备一说。但因二柱发现位置,即为徐光启祠东侧、乔家栅街边;而“太脚坊”清代亦废,或者可能此柱为“徐文定公祠”前牌坊,也未可知。俟更多材料的发现。

附论民间流传的“九间楼”说法的形成。从府县旧志中看,明清旧志皆无“九间楼”之名,“九间楼”仅于《民国上海县志》(1935)中出现过一次,录于下:

天主教之入境,始自徐文定公光启。明万历三十六年,光启丁忧回籍,过南京,请意人郭居静至上海开教始。寓南门外乔

家浜侧(小字:俗称九间楼,今屋尚存),是为上海有天主教之始。

明代清初志书只提过徐宅在“太脚坊”,今之“九间楼”名不见经传,且并不靠近大街;此说甚为晚出可知。同时,徐宅在薛家浜南侧的明确说法,同样晚出,前引《同治上海县志》“罗老太庙”条载:

在兴隆桥东,一名兴隆庵,徐文定光启宅旁舍。

那座罗老太庙确实就在九间楼西侧,也间接说明同治志时代,人们已经相信,薛家浜以南的“九间楼”区域为徐氏祖宅了。

这其中原因不难想象,首先经历年代久远,且经历明清易代文物丧乱,即便家族后人亦未必能记清祖宅事体。同时,误记恰恰又出现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,此时国运稍平,徐氏后人也有重为地方重要士绅(如徐文瀛)的时候,需要重新建构祖上的文化遗产。九间楼这则“错误的实话”会出现,实际上正反映了明季徐氏祖宅成为文定公祠后,城内子孙迁居徐家浜南的经过。据今日徐氏后人回忆,文定公后裔于明季开始分居徐家汇(时徐氏墓园)、桑园街(时徐光启双园别墅)和“九间楼”一带。前两处早就是徐光启生前所置办的产业,而“九间楼”薛家浜南岸一带本非徐氏在世时置业,后人搬来此处的原因首先是便于守先人祠堂,同时一个大推测,应该就是原本居于祖宅或迁去城北桃园一支徐氏后裔,于清代陆续于旧祠附近所置,这符合徐光启生前对子孙及产业的安排逻辑,俟将来详考。

结语

徐光启是古典时期上海最重要的名人士大夫,对其故居/祠堂地的考订,无疑是今天上海学者与文物保护工作者们的重要工作。自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,徐氏“九间楼”的被发现,徐氏故居及其位置的说法便渐成定式。但老城厢中的徐氏旧址所受到的关注度,仍稍逊徐汇光启公园内的徐氏墓园。直到近日,城南光启南路边发现石柱柱础,上海老城厢城南地区的研究又被燃起些许热度,这其中,重新考察徐光启在上海的遗迹,成为最重要的话题之一。而近年上海地方志书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丰硕,也为此类上海地方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支持。经本文考察,徐光启故居暨文定公祠堂的准确所在地,当为旧太脚坊大街/乔家栅路口西北角、即今光启南路乔家栅弄口,新发现的石柱亦在此弄口,与晚清时上海地图所标基本一致。

去年黄浦区文保所启动的“徐光启生平事迹调研”项目,即为专门研究保护黄浦区内徐光启遗迹所设。前论徐氏遗迹数量,于黄浦区辖内最为众多;虽地上文物可能存世不多,但地点仍能准确辨识。通过此次研究的开展,若能将上海徐氏遗迹地上、地下文物做一次全面梳理,配合对徐光启生平贡献的展示与推广,那无疑将是乡土教育中必要而生动的一课。

(作者单位: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;本文为黄浦区文保所委托项目“徐光启生平事迹调研”的阶段性成果) ■